壯悔堂文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四

同里　賈開宗靜子　徐隣唐爾黃
　　　徐作肅恭士　選　宋犖牧仲　閱

奏議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臣謹昧死上奏竊思賊寇十五年而勢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爲賊有矣賊騎數萬爲一隊飄忽馳乘[illegible]無堅城固營於我官軍但尾

其後門乎哉及之馬賢士饑甚且以
賜劍之靈不能使闖賊之勝（可歎）今閫門一見蓮一
束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今賊氛
告逼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救望若雲霓然
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
廉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圖重自天下安
危大計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爲諸道
統師身任平賊豈可言含淤不援但臣所統七
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固鎮尚未到也馮河而

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羣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畜地生之利未開屯種罕多久遁思歸中宵兩泣以衆積強難驟攖其鋒然其勢易散可持久而定也（有見之言）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鬭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為敵矣若是彼之情實難以猝與我通而當事秉[illegible]避剿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

不肯一擔當利害（確）爲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覦
而坐失此即朝更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言兵
事之臣章疏日數十上豈能錙銖有濟哉誠能
省朝中議論行閫外軍法不顧責備不徇人情
厚集兵力養威蓄重伺隙設間潰其腹心賊必
變自內生惟在任（指陳大計若列眉端）事之人肯拚去形迹一捨其
身與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
耳故爲今計苟有確見莫若（確）以河南委之令保
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

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陜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李左良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斷其奔佚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十萬計人食日一升合馬食日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鐘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茲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强無過良玉良玉爲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効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此豈肯負國

確

況自發難以來誰能言此者

但從前督轄駕馭爭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爲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單令狀責取戰功幾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擊賊腹背饒擾驂突無所不相屠賊必自降散今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肆變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臣謹俟息待命之至

癸入朝廷不許不三年而燕京之社稷墟矣

吾謀適不用耳莫遂謂秦無人也讀之三歎

靜子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臣竊見從來屯田之利人人言之而其大槩不過兩語在腹裏則屯田少而隱占多宜用清察在塞下則屯地多而耕種少宜用開墾清察法行而所以實軍伍者即寓于其開開墾法行而所以限戎馬者即寓于其中所患者推無實心任事之臣狃因循則疑更絃之爲擾（病痛盡此兩言）獨提故則厭耆艾之爲遲坐使自然之利棄而不收甚可惜也臣謹廣詢衆論參攷故實諸如官屯軍屯

兵屯民屯商屯之以人異也腹屯邊屯之以地異也條分縷析期于明便可行筭計見效別著墾種事宜而以攷課信任二議終之誠見天下有治人原無治法貴力行不貴多言伏惟陛下以重農貴粟爲本圖以知人善任爲綱領專責以課其成久任以收其後于以復　高皇帝昔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之盛庶有期乎雖然臣所言者不過其大畧而已各省直事體未必盡同或宜于昔而不宜于今或便于此而不便

于彼自非身在地方不能悉其曲折仍宜令各
該撫按督率所司悉心規畫酌量昔勢遵依先
奉聖旨所云塞下作何營護腹裏作何綜理條
議詳確約期具報以憑覆覈上請庶制以斟酌
而盡利法以潤澤而宜民其有裨于國計軍儲
非淺鮮也其月日臣某謹奏

一議官屯今天下屯政之壞弊如鼠穴而官屯
與居一焉攷永樂昔著令每一都司另撥旗軍
十一名耕種號曰樣田蓋欲據所收籽粒多寡

以辨別歲之豐凶地之肥瘠軍之勤惰初未嘗明白以用與官也始于隆慶二年將官大屯田開墾成業者每十頃內給軍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而又令各自行開種若副參不及一百頃守備以下不及一十頃者參論戒飭其立法初意豈不期將領偏裨等官督率家丁克勤稼穡爲士卒倡哉今則盡役部曲占牧芻粒至如宣大山西諸鎮閫帥肆其餘吞矣延寧甘固皆[illegible]恣其饕食矣肥區歸己而以其瘠磽者責之軍

土久則鼠易厥籍而糧羅不均糧不均於是不得不寄甲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

指出病源

伊夕人鮮樂耕野多曠土職此之繇佀宜稍爲限制總兵受田不得過二百畒副總兵不得過一百五十畒叅遊都司不得過一百畒坐營守備不得過七十畒俱督率家丁耕種有多餘者即令退歸屯田數內給軍領種照則徵科敢於限外多占一畒擅撥一軍者即以贓論而又通

須如此處法

計所部墾田多寡以爲殿最果勞來有方副叅至一百頃遊擊都司至五十頃坐營守備至三十頃千把等官至十頃者聽撫按覈實舉薦叙陞若副叅不及二十頃遊擊都司不及十頃坐營守備以下不及五頃者聽該道報部題叅降罰敢有冒無作有欺荒爲熟該管轄者并治之令出惟行國初原額庶可復乎昔唐郭子儀以河中軍苦乏食乃自耕百畝將佐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其後京西營田節度使劉

目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此皆官屯龜鑑也伏候聖裁

一議軍屯軍政之壞蓋未有如今日者也籍無用之人盡有限之粟而軍之外又別賦民以養兵是昔也兵與農爲二而今也兵與農與軍爲三矣宋臣朱熹有言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軍誠練則得一軍可省一兵省一兵便贏一餉推而上之所贏當不貲而或者曰軍不可調也戍守不可使虛也臣愚將有以待之

皇帝初定制每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為差蓋即先王寓兵于農之意無事為農有事即軍也而今頂種者無以異于民佃享軍之產無軍之差失其意已甚至軍田民種則不獨軍無其軍且幾屯無其屯夫典貰之禁故在也還官之條非不炳如也然相沿已久將槩引律例以從事彼不閧然羣肆阻撓則計出于冒名詭託已耳所宜行令各衛所無論軍

民舍餘雜色但種軍屯即應軍役其一軍之屯
而衆佃者則朋出一丁務于農隙之旹分番操
練遇警則城操之軍不妨調發而即以屯軍代
之戍守合天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各
處屯軍受田則例多寡不一折中推算當不下
一百二十餘萬人有此一百二十餘萬人之數
以備戍守便可于城操軍內挑出一百二十餘
萬人之數以資調發不煩召募不增餽餉而緩
急卑有所恃誠國家無形之鉅利也其或民籍

人戶慮一受田則世世受軍之累許其些出還官別召軍餘頂種從此盜典盜賣之弊亦將不禁而自絕郎爲袪蠹討法莫逾此伏候聖裁

一議兵屯夫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礙歲而無損餉度支仰屋之憂寧有已時乎聞之兵法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皇帝從宋訥策守邊士卒備議察外悉令屯田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景泰時邊臣言沿邊關營城堡附近空閑地

土甚多將見在關營軍士二分守關一分屯種見在守城軍士一分操練一分屯種近唯天津海防營令兩兵共一屯一主耕一主戰深爲得法今宜即依其例籍並邊空閒地之可開墾者於新舊尺籍內始以一分負耒耜而留其二分任防守如有客兵者則以客兵防守以主兵耕其無客兵者則挑其精壯防守以不任戰者耕每三人共一屯每一屯定三十畝其所收穫則均分焉農具牛種力不贍者量許于餉銀節曠

內借支有秋之後照昔估取償如數而止宋臣
廖剛有云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
況所食者公家之糧所享者入已之粒其必竭
蹷以就無疑矣且人共爲佃即人共爲守以兵
衛農綽有餘裕脫遇不測燒穀入保亦不過與
坐而不耕等耳至所墾之田給爲永業俟二年
後量照下則起科蓋但求積粟之多則士飽馬
騰戰守有藉而邊境之上桑麻遍野穀價必平
召買既賤運費亦省公私所利無過是者昔晉

羊祜鎭淮襄减戍邏之半墾田八百餘頃嘗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歲乃有十年之積已事明効照耀簡編豈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哉伏候聖裁

一議民屯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若夫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如晁錯疏所謂相徙以實塞下者則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乃又有民自墾蕪不繇官募而苐爲之畫其疆井之數量行起科者謂之民屯宋制兵屯

便悉源流令人曉然

以使臣王之民屯以縣令王之而魏了翁疏則曰墾田之效多于屯田其言良爲有見今江南杍柚幾空而秦晉荆豫之閒羣盗蠭起民生無聊將盡化耒耜爲刀劒則驅浮惰招流移誠不可緩昔漢人有徙遠方民以實廣虚之法而今恐不可行亦惟善用其勞來之術而已一曰因之一曰利導之一曰整齊之何謂因大荒大祲蘇軾所謂民輕離其鄉之時也以臣所聞見畿輔棄田甚廣津涿水利無窮即並邊膏腴亦不

乏又如淮鳳之區齊魯之域阡陌相連灌莽彌望山陝等處洊經兵燹散而四方州里蕭條田土蕪廢詎宜令所在各有司加意招徠鼓舞開墾係額內者俟三年後起科係額外者俟五年後起科起科分數雖上中之田止照下田則例其農器牛具亦當量行借動便其興作秋成之後漸續補還王者以天下爲家苟有濟于吾民自不宜愛惜小費況費于帑而終償于田乎如是則人可無流移而野可無曠土是之謂因何

破的

謂利導倣晁錯拜爵實塞下之意虞集軍官授
富民之法試下令曰能闢五百畝者予秩視百
戶能闢千畝者予秩視千戶能闢二千畝者予
秩視指揮僉事等而上之進秩有差俟三年後
以上中下則勻筭照中則起科其在邊地者仍
照下則起科果歲入如額卽給與初下令旹職
銜仍于籽粒中撥三分之一爲月俸其四百畝
以下者量授散官職銜三百畝以下者給告身
冠帶二百畝以下至一百畝引進而奬勸之若

是而民之褰裳赴者什二三矣斡止既定必許其占籍長子孫得以三途進又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則另立屯額若是而民之趍者什七八矣或謂若輩非武功何得昇武功爵然田墾而食足食足而兵强又何武功之足羨或又謂進取格立無乃爲冒籍開徑則第令若輩來時即登其所携與俱者于版更無虞滋他族也是之謂利導何謂整齊令邊腹有司盡報其所部荒田可開墾者兩直報各道各省報布政司近限

遠慮

破得是

是

三月內遠限六月內悉行報部一面督率開荒如隱匿不報聽撫按察奏以不職論而獨慮成熟之後或有妄認世産希圖吞霸者則惟當開墾之時即與改名爲屯給帖承掌俾此疆彼界瞭然難混雖有新軍補役逃戸復業亦不許告爭有勢家豪右恃强横占者必罪不宥是之謂整齊雖然勸民要矣勸吏亟焉請令凡考課州邑之長必以境內開荒之饒乏爲殿最雖他政當併論而農事在所先漢臣王粲所謂農益地闢

則吏受大賞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者尤今日所宜講求也伏候聖裁

一議商屯甚哉制之不可輕變也國初計邊地塞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艱乃適商中鹽以雜之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永樂旹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贏利過當爭趨之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饒于中土屯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

地足給無有所謂太倉年例者間左自正供外亦無他財賦蒸庶樂業其後邊事漸興逮弘治中部臣葉淇見謂賈人輸蒭而獲厚利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於是商各散歸逐本業營貲而故所墾田盡廢邊地米價頓湧一遇災荒即積錢如山金如土而米無從出鹽課不足給食又塞上尺籍月增至傾左藏以贍之加之遼事起民賦愈重而東南力竭矣雖至嘉靖中仍復初制然不過僉報土著及積攢之人

商也之難復如此

多易糧粟與官攪免支無復懇土重以私通虜
行官引壅滯倉鈔莫售勢不得不減價投託商
戶貧空本虧商皆逃徙每節司北併鹽糧如飛
湯火不曾議者徒見邊方米豆不足漫思將餘
課之銀悉改納邊方本色邊商聞之無不疾首
蹙額審行之不至于無商不止也今欲籌所以
恤之則亦不外開種商屯而已請于沿邊拋荒
田地察有可墾者每商量給百畝或五十畝填
與印信照帖永不起科及米豆赴倉之日則惟

酌時估以定斛量飭官額而革常例庶耗費既少而輸納無難也然其要者則尤自疏通鹽法始必禁私販於產鹽之地以清其源銷鹽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掣摯杜浮課以制其旁溢若是則引鹽無滯引鹽無滯則倉鈔速售彼執母權子之徒有不負耒耜而樂趨塞下者耶伏候聖裁

一議腹屯今之言修屯法者不過清舊墾新二事而已而墾之課効賖不如清之計功實有人

于此本有之產荒落不治徒䞓恩于塽莽之鄉而虛與不必然之獲未敢以爲得也方今屯法大壞極矣大抵膏腴之區貪併于巨室隣界之處侵奪于豪強雖然衞所未改南陽之產猶可問也後湖具存故府之籍尚可稽也請令各省直督屯按臣道臣細將魚鱗老册與屯田戶縣逐一勘對項畝條段務取相符四至坐落毋容朦朧備開見在耕種者若干有無包占欺隱荒蕪坍塌者若干應否召佃開除即以大明會典

所載萬曆六年見額爲則除節年續報開墾數
目自應增入額內畫一督徵其縮于原額者務
要詳察起自何年因何緣故近省近鎮限十月
遠省遠鎮限十二月報部稽察各道能清出隱
地百項以上糧三百石以上者臣部特薦紀錄
進而得地三百頃以上糧千石以上者特薦超
擢如全無清覈及造册不明或違悞限期者糾
叅罰治蓋必地糧之實額了然而後與蠲之專
乃可措手然則丈量之法雖不必盡施而亦不

必不施也彼項畝如舊者可勿問矣有如按册則有而問田則無非履畝而丈之何以囑僂年詭計之奸即其差額覈其畝數大不過一都一里小不出一圖一區豈遂騷擾乎即造報之册見謂無用而實未嘗無用彼滄桑變易者固當亟籌若夫弱被强吞而不敢言肥以瘠易而莫能愬非書版而藏之何以存溝塗封植之券管牧必明除在必晰三年朝覲則令投册于臣部十年改造仍當册報于後湖登日繁文乎蹂是

出隱占之浮者而均之據原額之湮者而種之按冊索屯按屯索丁丁即爲軍屯即爲餉從前

整整有據

私買私賣爲侵爲匿之罪咸與赦除蕩然與人

更妙

更始萬無不濟乃其因革之宜則猶有當議者國初開設屯田派坐甚遠幅幀甚廣名隸本衛地落他處有相去數百里者有相去數千里者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爲豪民所占蓋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即報新墾於州縣而屯地自此消減矣除同省

而越府者淸察猶易如江西之南昌衛饒州撫州等所屯田坐落南直地方河南頴川衛頴川所亦然似此類者恐難勝數鞭長不及漁侵莫問謂宜比照嘉靖四十年將山西寧山衛平定州屯田歸併比直屯院管理事例通行改正從軍就屯如不願往即招本處軍人頂種徵其籽粒轉解原管衛所以充官軍俸糧允爲妥便此利在改併者也祖制每軍田一分賦正糧十二石給本軍自贍另賦餘糧十二石以給在衛城

棵者洪熙元年詔減徵餘糧六石至正統二年
復詔各屯正糧即令屯軍收自贍毋輸倉雖曰
便之其實害之家多十斛麥即良民不免妄費
官無稽考糧無安頓焉能留積以待八月耶此
曲體人情
壞屯廢法之病根也況縣前之制屯軍領糧于
官猶自知其為軍縣後之制屯軍未嘗從官領
糧且自忘其為軍矣今即未能復正餘二十四
切論
石之舊謂宜徵其正糧十二石貯之屯倉俟本
軍月取給焉而其餘糧六石自非大荒之年不

得希恩改折雖備給軍之用亦不得輕許免支此利在督比者也抑臣竊有慮焉法弊于積習人樂于因循得無慫清釐爲紛更而詆整頓爲操切乎要在以復祖宗舊制爲主則不爲大力所撓不爲浮議所惑而尤貴任用曉暢營務之人以調劑其間天下事無不可爲也何但屯田哉伏候聖裁

一議邊屯邊塞屯卒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漢趙充國留金城屯田擊先零宣帝

問以羌人不擾將何以止之充國奏曰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羌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從其策而屯田成先零遂困唐韓重華墾田代北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栅二十墾田三

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今誠令沿邊於屯田多處因其地勢立為營堡相其要害廣置樵柵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猝攻又且彼此相望聲息相聞敵豈遂能為吾患哉若夫遠外之地苦于勢孤則當謹烽火以料之布遊兵以防之遇有抄掠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備勢可敵則出拒不可敵則斂避百無一失唯是邊政久（發矣）（入秋毫與盡則利興矣）弛墩軍斥堠多虛應故事不肯武弁或責罰或私役或扣其月糧致尺籍半虛逃亡相繼敵入

而烽不舉即有收穫徒賞盜糧此耕種之所以寥寥也宜責成督撫各道將見在墩軍嚴加點察補缺額易老弱墩必五軍軍必有家臺之把者修之井之涸者濬之墩旁開地任其開墾不許營弁私科敢有責關占役以老幼濫充及把總月糧者察訪得參重寘之法庶斥堠明而人心有所恃以無恐至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俱令盡室而行以擁衛之當不憂戎馬之侵軼也而於是乎傚蒙恬之壘上爲

要着

山穀榆爲塞倣吳璘之地網之一地鑿渠深丈餘迤邐不斷倣李允則之爲圍濬井列畦隴築短垣行見我疆我理地自爲險我鼓我鼙家自爲衛矣伏候聖裁

一議墾種欲使地無遺利人無留力其道有三一日用水一日因土一日儀牛用水之法或濬川或疏渠或引流或設壩或建閘或設擺其規制在故輔臣徐光啓疏中最爲詳備今北方之地皆可作水田所以廢置不講者以水田自犁

地浸種揷秧蒔草灌水無一息得暇逸而北人
習嬾故也徐貞明規度水利遼海以東青徐以
刻骨之言
南鑿鑿有據大抵京東諸地山之湧泉溢地而
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
仞之深者海勢趨於東南歲多潮患自遼海以
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至若中州之地
或低窪則圍田之法可行也山東之地半瓦礫
則疊耕之制可議也瀕海之地多滷鹹則支河
何其通達至是
之說可採也濱湖之地每沮洳則芍陂之跡可

求也又如高燥之區平衍之地天澤不時非旱則澇其效在廣開溝洫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薄以成徑惟欲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縣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成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

即禹浚畎澮之法不過如是不井田而復古

衣食之資矣先臣左光斗嘗曰沿河地方除運
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
隄堰是不一川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
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
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卽鹿無虞之戒斯言
深得其要矣何謂因土周禮職方穀宜三種大
中祥符時取古城稻三萬斛分給居民擇田高
仰者蒔之內出播種法不擇地可生今制給軍
國皆以稻而永樂三年定歲收屯田籽粒則例

每粟穀糜黍大麥蕎穄各二石稻穀薥秫各二石五斗荍稗各三石並各准米一石小麥芝蔴與米同宜令凡新墾之田無論粱菽薏苡蔬菜之類審從其便惟意所適不必規規種稻又如邊方之地累稱不毛即種樹亦可蘇秦有言燕雖不佃作而棗粟之實足富于民程琳植雜木數萬曰異旹僂櫓具可不出于民皆此意也總期于盡地力而已何謂俵牛致洪武時給天下屯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

學生數目登報其後法制稍弛然弘治中猶存八萬二千九百四十三隻至萬曆中據報冊猶存屯牛五萬三千四百六十四隻今卽不課其孳生而原額豈可盡歸烏有卽不能復洪武時之舊而萬曆時所存者尚可按籍求也除遼東都司五千一百三十二隻今則無矣山東都司三百九十五隻福建都司四千三百九十二隻福建行都司二百五十六隻廣西都司四百五十九隻貴州都司二千一百五十六隻四川都

司四千七百七十一隻四川行都司八千五百
六十六隻湖廣都司五千四百三十一隻湖廣
行都司一千六百三隻山西行都司一千一十
九隻萬全都司一千三百八十五隻陝西都司
寧夏左屯等衛共一萬四千六百九十隻直隸
寧山衛二千八百二十一隻直隸興州後屯衛
八十九隻計共四萬八千三十三隻宜下令日
若輩在國初領官牛耕屯原令隨田交割至今
孳生不乏可以務耒耜之用矣姑依近額悉退

出還官或錄其牛或徵其價聽界內有新開墾而力不能備牛者咸取給焉其借散之法依宋制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約可墾新田二百四十餘萬畝俟田已成熟遠限五年近限三年悉令還官又足以給後之新墾者孳生免其造報如有倒死盜賣嚴併追補不煩設處不勞籌措誠救時便計也三策畢舉人力旣修地利可盡矣伏候聖裁

一議考課祖制屯田衛以指揮提督所以千戶

提督都司不肯委官督察法本甚詳而武弁自
好者少或攬納而恣其狠貪或侵欺而訖于屈
耗於是議者思革屯弁而屬之有司然非制也
按嘉靖年間曾選有司佐貳官一員協同牧支
矣今行之萬曆年間曾嚴衛所管屯官考成之
罰而波及于掌印官矣今行之而近例督屯副
使僉事等官及府之管糧通判與州縣正官之
帶徵屯糧者各照民賦例綜覈完欠一體參罰
功令具在幾可謂無遺法矣唯在實實舉行耳

昔劉定之有言優游城市而足不歷滿塍憑信簿書而目不按廩實此兩者屯官之大戒也臣請更于常罰外武職如有敢行勘占文職如有市恩充折者所在按臣必以自簡開奏論治不少貸庶屯弊可頓振乎雖然此爲舊屯言也邇方腹裏皆將以新增墾之宜令晉屯監司嚴督所部造報荒地若干陸續墾闢期于盡完年終將各省直較勘簡其最多最少者三五人分別陞降以示勸懲果監司督率有方所屬皆無荒

主不妨破格超遷昔永隆興中臣僚言營屯十說而以擇官必審賞罰必行始終之擇官如魏武之用任峻司馬懿之用鄧艾是也賞罰如晉元帝督課長吏以穀多少爲殿最齊武成詔營屯田歲終課所入以論褒貶是也重其事權寬其歲月釋然挈擔而歸之若使旹其家計然者而尚有弊不釐有利不舉則是披裘握氷不自知其寒煖也當時太祖高皇帝初命諸將屯龍江惟康茂才所收充牣降璽書獎諭誅侵暴

屯卒百戶吳信至今邊徼屯種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籽粒　文皇帝亦謂少攝田家見所食粗糲每親勞之曾屯官何不如是以開天創業之君而依依南畝眷眷西成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願陛下留意伏候聖裁

根本之論

一議信任前代之屯止數郡而治本朝屯徧天下而反弊前代于軍政外各立一官如都尉中郎之類而治本朝即統之于軍衛而提督之以監司最簡易亦最詳覈而反弊此其故何也蓋

代人能舉其法故治近代人多亂其法故弊夫御馬者必執轡挈裘者必振領督屯監司所謂轡與領也議者不察以為事權不重位望不尊則必不能下令于流水之源而救弊于積窳之後然備考累朝以來或遣部院大臣或遣風力御史領敕察屯領銀種屯計供給科求之費何（明末每事病在增）啻百千求耕穫菑畬之功竟無尺寸則無如專（官不止也旧）責之督屯監司較為便易而自非究心疆理極意勾稽不憚繁勞罔克勝任請令吏部于凡督

屯缺出務要訪舉通知農務水利及素以富國足民爲心者方與推用俟著有勞績勿拘常調即待以不次之擢若夫興革所宜身任其間籌之必確尤須假以事權聽其規畫所見果是即與題覆施行不以狃故常而阻不以搖浮言而格所謂法貴因時制宜無取刻舟膠柱也乃臣

從來真心任事不過此兩語

更有所慮者欲行法不得不任怨既任怨不能不任謗今夫屯田之失額也弊藪侵占與隱匿二端耳而爲此者有大力焉權貴也豪右也武

弁也稷蜂社鼠莫敢誰何吮血剸牙習爲故智稍懸三尺法以繩之伺隙中傷蜚語潛搆禍且不測是必廟堂之上毋聽熒銷骨寒任事之心毋驟樹數移開諉卸之路將見農狎其野積豐于垣許下湟中之利可旦夕幾也不然誰肯引以爲已任者哉伏候聖裁

言之剴切似宜公文之峭潔似家令　靜子

諳練條達期於可行朝宗經濟文如此　恭士

上三省督府勦撫議　督府張公亦仁

某以草野書生荷明公引見督府賜之曲坐又數頒手札詢問今日彌盜方畧某誠感遇懇恩雖自審碌碌不容無言竊惟今日之盜蔓延雖衆實無遠圖不過求衣食救死亡其初守令激成之而後乃更養之必察知其致盜之原然後可以收彌盜之效不盡關係用兵此須明公經緯東土畀入覲天子痛陳利弊一洗酷貪庸債之習得數十賢守令天下太平可坐致某今日

書生徒言無益語云救病者急則治其標謹擇
方畧機宜切於施行者條具爲勦議五撫議五
皇恐塞命伏候裁斷
勦議一曰逼巢穴竊見草竊偷生敢抗戎索實
以去軍府所屯遠者三百里近者亦百餘里邇
日兵出鳥飛煙散歸又復蝟聚我常爲客盜常（通病）
爲主不若移一旅之師寬其期會互爲犄角使
逼處傍近村落隨宜撲剪聯絡夾寨漸次燒除
兎窟既破烏合焉棲庶幾十乘不煩多駕

一曰絕徑路竊見盜賊所居非有城池不過深林密箐暫爲掩蔽生聚不多貲蓄易匱金帛器械之用牛馬之力皆掠取周道以延歲月誠於四旁分布勁卒扼其出沒防其窺伺譬若神虎釜魚咆哮游沫旬日可斃牽制小醜豈必臨戎

大○智

一曰因糧食竊見歲在夏秋麥菽滿野梟窟之下固皆賊田卽東阡西陌稍附近者不爲賊掠取亦爲脅送徒飽豺虎何益蓋藏莫若及時興師聲援土著俾所在隨地收穫七給民用三濟

說得透

實際經書

軍需羣盜就哺無術豈能持久將見梟雄日漸消沮

一日鼓敵仇竊見伏莽嘯聚黨與雖多不甘汚染亦自有人賊皆係累其妻子蕩析其生產今吾遺民團結遠徙衣草葉食木屑恨不一鬪誠得一賢將率師助其夙憤諸所得賊之財物仍令自取則斬木持鋤皆爲選旅旣開地利又省召募計一處可得步卒盈萬

人自爲戰

一日散黨援竊見兵制剛救志在渙賊獸窮則

攖民非得已今茲饑寒之徒弄兵潢池軍威一臨情見勢窮不無內變莫若設疑以間之用間以離之使羣盜自生猜貳互相屠戕旣示必死之期又開可生之路利害懸殊事捷功倍宣奉立退靈邀全者多

意抱在不殺

撫議一日固根本竊見諸來降者散處肘腋蔡人吾人推心甚善然聞之指大於臂則臂不能運指操縱之勢自古而然莫若厚集牙兵以資彈壓無使威重轉見輕玩庶彼鴟音永變鷹眼

張公用兵稍輕

故所慮在此

不存未雨早防可省後圖

一日招激勸竊見降人立功本求官位虛數小慈有文無實雄心久鬱必至變生班定遠嘗言塞外戍卒本非孝子順孫何況於曾爲盜渠莫若於此中擇一二人之可用者量補軍職奠彼羨榮目前望遷事後從此歸化心堅風靡者廣

（大畧）

一日簡精銳竊見首領旣降部曲漸多棄遣恐鼓舞非宜全留又費聚難給莫若十中選一千中選百擇其超乘按名補伍仍付彼渠師自爲

（妙用）

部畧其餘悉爲安置歸農府帳可壯軍實徒亦不憂枵腹

一曰信號令竊見刀筆之吏不暇遠慮降人歸鄉或挾其讐或利其有今日赦條不能行於郡縣者比比皆是恳誠畏死不免求生莫若嚴告且戒問行破格大法一二事示吾徒木杜彼傷弓庶使毛織櫛疏之徒不以文法撓我撫局

見得更到

痛切

一曰責屯種竊見降人無以生生雖與其進難保其往昔以招降爲盜賊退步今日又以盜賊

放的之論

為招降適數展轉滋蔓底定無期今如曹濮莘范之間無主遺田盈千滿萬莫若責彼邑長簿紀姓名勸耕桑捐稅役量戶授畒仍以墾田之多寡定邑上下則是人無餘時官無棄地無餘時則亂心息無棄地則生業饒庶幾賣劒之後不滋隱憂

以上勦撫十議自相表裏亦有後先勦能使見爲盜者必亡不能使未爲盜者不起撫可行於羣盜未撫之時不可恃於羣盜既撫之後殺運

不除水火可憫明公任兼將相所願深圖本計

仁人宰相之言

拯濟蒼生其且得歌詩以述太平幸甚

十議皆合時宜而文之格調又倡西京 恭士

萬孝子割股議

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當事是宜請於上旌而表之或曰否著在會典余竊以人子至性純篤世不常有顧格于禁例無以推駁極論裨益仁孝之化不可以不辨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淶論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滅絕蹟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

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哉昌黎又謂陷于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親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

傷爲非則韓子持論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所
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
且爲之而况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
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
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人子如
唐生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嗚乎姚氏之
王
論至矣孝於其親古之所謂至德要道也世衰
提出誦詩
道微上之人不復激揚名教而天下誦詩讀書
讀書者作一概下便振曰誇道明是拋理論
之人其平居既不能致身力養少少自盡及一

旦危險有事則又雍容濡淚引文飾義視等行（情極寥揚中却是不左袒處）路類借口以爲中道宜爾賢者不敢過其間有（昌黎作）奮不一顧以赴其君親者反以爲詭且激切切（子厚墓誌子厚得人作傳等文字神髓）然議之天顯烏自而悖民彝烏自而正哉夫世之切切然議之者以其詭且激也今有人於此（愈折愈入）誠能詭且激焉而勉爲一善其明日又復爲之又明日又復爲之漬漸而爲之不止則是終日而且皆善也終日而皆善又安問其詭與不詭激與不激哉抑忘其身以事君竭其力以事親

而必謂之詭且激則世之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爲也嗚乎余是以賢萬孝子或曰孝子父爲宿將行兵有紀律不妄殺掠是其全人父子骨肉者多矣固宜有令嗣然則孝子生長戎馬之間未嘗有所觀習顧以至性純篤反衰俗而振古行非偶然也當事雖爲請於上旌而表之可也

末一句出

一篇主意歸酌

議極正當文稱絕作　恭士